

暹罗民主学 研究译丛

陈礼颂 著

商务印书馆印行

陳禮頤輯

暹羅民族學研究譯叢

中國南洋學會主編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

（33612 滬報紙）

暹羅民族學研究譯叢一冊

定價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發行所	印刷所	發行人	主編者	著作者
商務印書館	商務印書館	朱經農	中國南洋學會	陳禮頌
		上海河南中路		

序

暹羅一隅少數民族之駁雜，實在令人駭異，其名目之多，總算起來就不下四五十種。因此說暹羅本身便是會集西南各種民族的大熔爐，這話並不過份。暹羅各民族經過了若干千百年的遷徙移殖，種族鬭爭，文化通假，婚姻往來，由是世世遞嬗，相傳而下，以致無論在身體、外貌、生活方式、衣服裝束、語言、習慣、宗教信仰各方面，幾乎有很多令人無從辨認其原屬族系。這種關於民族學上和民族誌上特徵的混而爲一的趨勢，正是一般民族學家所最關心的。由於暹羅民族的駁雜而又混一，故此打算在暹羅民族學領域上，獲取有條理的研究結果，其困難便特別的多而且大。能夠在這個混一的局面當中，不傍不倚找出鮮明線索，做成有系統的研究報告，就有如鳳毛麟角般的難得了。所以直至現在關於暹羅各民族的源流，遷徙地域，文化的傳播和消長等問題，在我們腦筋裏還只有一些淺薄含糊的印象而已。

編者於二十八年第三次抵達暹京，當時便有進行調查泰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社區的野心，可是這個計劃終於遭受其他瑣事的牽阻而作罷。實地調查研究工作未克實現，至今仍引爲遺憾。國內方面，自從北平幾間大學遷到雲南之後，學者們對於泰族及西南民族問題已漸有深刻的認識和注意，這是一樁很可喜的事。本人目前既無從實現調查，只可就當年曼谷中泰學會的

幾位文友，先前所選譯關於暹羅民族學的幾篇論文，輯爲一冊，一則用以紀念戰亂中星散四方的文友，一則藉爲拋磚引玉，希冀不久的將來更有許多關於此類的有系統的佳著出現。

本集共收論文七篇。其中英籍南洋民族學家薛登化登少校(Major Erik Seidenfaden)所著者居其三，即暹羅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(陳禮頌譯)、暹羅境內的泰族(何友民譯)及卡吞鑾族(陳禮頌譯)等三篇。泰揮族系考(謝猶榮譯)著者爲暹人拍耶亞奴曼閣吞(沙八哥色)，其立論足以代表目下暹國人的一般看法。暹羅之苗獠及暹羅之蒲人二文，係棠花兄根據暹文資料編譯而成，也足以窺見暹羅境內的另外兩種民族的概況。至於中山大學德籍教授克勒納博士(Dr. Phil. Wilhelm Credner)所著的南詔故都考察記(何友民譯)，雖屬考古文章，然而其對於泰族源流以及遷徙路線，頗有不少富有革命性的提示，其研究方法之謹嚴，及其對於民族學上可貴的立論，有許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，這便是編者所以將其收入本集的理由。讀者讀完此冊之後，對於暹國的泰族及少數民族的情況，或可得一較爲清哲的概念。自然確論仍有待於系統之古物發掘，普遍之體質測量，以及語言方面之比較研究。

至於編輯是書之體例，計有兩點應該加以說明：一、各篇譯文中原有的「泰國」字樣，都改爲「暹羅」或「暹國」，因爲「泰國」一詞乃係一九三九年暹羅法西斯的變披汶政府鼓吹大泰族主義時，所竄改的名字，況且同人所採譯的幾篇原文，都是在改稱「泰國」之前發表的，所以爲求忠實及合乎邏輯起見，都應該保留原來「暹羅」這個名稱；尤其是在追述數十年前的

語句中，更不必遷就目前暹國的法西斯趨勢，而曲譯之爲「泰國」。其次，凡屬人物、地區或少數民族的名稱，爲求統一計，或在其下附以按語，或索性更改普通的譯法。此兩點想當能邀各位漂泊海外的文友們的諒解。末後，遙祝各位文友們健康！本書各篇文章，大部份多得柯君化龍幫忙蒐集和抄錄，附誌於此，藉表謝忱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，陳禮頌序於重慶。

目錄

序	一
一 暹羅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	一
二 暹羅境內的泰族	七
三 泰擇族系考	三六
四 南詔故都考察記	六三
五 暹羅之苗獠	九七
六 卡吞蠻族	一〇五
七 暹羅之蒲人	一一五

暹羅民族學研究譯叢

一 暹羅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

Major Erik Seidenfaden 著
陳禮頌 譯

緣於暹羅人種之駁雜，故其人類學以及民族學的研究，才有巨大供獻的可能。

關於治暹羅民族學問題的學者，爲數誠屬不少，例如已故的新利尼上校 (Colonel Gerini)，格拉罕先生 (W. A. Graham)，伊凡士先生 (Evans)，克爾博士 (Dr. A. Kerr)，史策貝士達教授 (Professor Schebesta)，和我自己。可是直至目前，對於人類學方面的問題，則始終還少人加以注意。

大約在三十年前，一位已故的年青法國醫生勃倫格博士 (Dr. Brengués)，曾經從事過獮民 (Chong people，頌按：或譯爲冲人或狛人者。)人體測量的有趣的研究工作。按獮民乃係澳、亞種族 (Austro-Asiatic) 的蒙古蔑族的一支，殖居於暹羅國的極東南的地方。最不幸的是這種有希望的開端的工作，終於因爲了勃倫格博士的逝世，而告中輟。及後洛基菲樂研究院 (Rockefeller Institute) 的孔敦博士 (Dr. Congdon)，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期間，當他在曼谷朱拉隆干大學教授解剖學的時候，才步勃倫格博士的後塵，繼續這種工作。我相信當時經

他從事人體測量的泰族（即是暹羅人）入伍生，不下三萬人之衆。這篇調查結果的傑作，尙未發表，不過這位醫生答應把關於這個問題的簡略報告，投寄與暹羅學報（*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*）。

及至最近，一九三二年冬季期間，我本人才跟我的朋友赫親詢君（*E. W. Hutchinson*），同往調查一羣羅斛族，是蒙古蔑的殘餘種族。當十二三世紀泰族征服了該國之前，無疑這些民族曾佔暹北居民的大半。

我們大概測量了六十個羅斛人，除却其他民族學方面的報告之外，還有關於語言學方面的報告，我們所合作的關於這種工作的報告，不久（原註）就會在暹羅學報發表。直至現在暹羅國內所完成了的人類學研究工作，這種組織還屬草創。

原註：其實這篇報告業已發表於暹羅學報第二十七卷，頁一五三——一八二了。

我們現在來談談民族學的問題。

暹羅人口可以分爲三類不同的種族羣：即是（1）矮小黑人（*Negroids*），可以殖居於暹羅極南馬來半島叢林中的石芒矮人（*Senang Pygmies*）爲代表，史古（*Skeat*），白勒格登（*Blagden*），伊凡士（*Evans*）和史策貝士達（*Schobesta*）幾位先生，對於這已盡其敘述之能事了；（2）澳亞民族，則以各種蒙古蔑人爲代表，即是以上所說的獐民和羅斛兩種民族；最後（3）爲蒙古族（*Mongoloids*），則以泰族的支派爲代表；漢人移民，暹羅北部和西部的山居部落民族，這些一

部份是漢族系的民族，一部份則是西藏系的，傑仁人 (Karen) 雖然是蒙古種族，已無可疑，但是畢竟還未歸類於漢族系，抑是西藏系。其屬於後者較為可能。

以上三大種族羣又分裂為三十種以上的不同的人民和部族，再分支而為無數宗族，說很多種的語言和方言。詳細研究他們的人類學方面和民族學方面的特徵，這很可以發現出不少新的，而且重要的事實，這樣的成就除却在我們這一門科學的原有的總智識，添加進一些新的資料之外，或許尚且可以改變我們對於人類種族的分佈和起源的整個觀點。關於這我得援引保羅·李維特教授 (Professor Paul Rivel) 最近的一篇文章，題目叫做海洋民族論 (Les Océanions, 載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, 卷二二二, 第二期,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六月, 頁二三五至二五六), 文中說得頗清楚。他說靈長類動物的突變, 結果創造出了各種各式的人種, 終於在那幅廣袤的亞洲大陸的地方表現出來了, 前後印度便是代表。(譯者註) 探險和發現那些已經滅絕了的人類種族, 或是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仍然生存着的人種, 至少像我們所知的後印度便是。從事這種探發工作的日子還沒有完畢, 孟稅 (Mansuy) 在上東京 (Upper Tonking) 最近發見的骨骼化石, 和十年之前 (譯者按: 約在一九二五年頃) 暹北叢林中一位歐洲森林官員 第一次碰到的裸體的遊獵部落的發現, 即所謂卡吞鑾 (Kha Tong Luang)。從這兩方面的發現而得到了很多的證明。

譯者註: 後印度即係緬甸、安南等國之合稱, 今稱中南半島。

我們不知道究竟誰是暹羅最初期的居民。我們祇知道泰族征服者，他們在十二和十三世紀的時代，便由華南南下侵奪了羅斛族，蒙族和吉蔑族的國家。

暹羅的蒙吉蔑人，和後印度其他的民族，殆係來自北方，猶如泰族者然。他們把一種先前的印度尼西亞民族 (Indonesian) 趕走，或者是吸收。——這種印度尼西亞民族，卽是今日東印度羣島的各式各樣的民族，和那些取道今日安南海岸南移的馬來人 (引證肯恩 Kern 的話)。那些散居在馬來亞和丹著羣島的「海上游民」 (Sea gypsies) 之雅貢 (Jakun) 和摩肯 (Mawken) 人。人們把他們稱爲原始馬來亞人 (Proto-Malays)，也可以附屬於印度尼西亞系。馬來半島的石芒矮人，比蒙吉蔑族或印度尼西亞族，含有更古遠的民族遺裔。倘若讀者相信中國那位高僧義淨的記述 (譯者註) 的話，那麼此等民族殆遍居於後印度，上溯以至華南的島嶼和沿岸一帶。義淨在七世紀從印度回歸中國，就取道這一帶海岸回來。(譯者註)

譯者註：指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傳。

譯者註：關於義淨生平，及西行求法史略，可參看馮承鈞所譯之歷代求法翻經錄，頁八五——八七 (商務出版)。

據孟稅的研究，稱在東京岩洞所發現的骨骼，是代表 (1) 矮小黑人種族 (Negritos)，(2) 一種酷似新基尼亞 (New Guinea) 的巴布亞種族，和 (3) 高個子的，發育完善的種族，具有近似科羅麥格儂族 (Cro-Magnon) 般大的頭顱。

在法屬印度支那叢林中的卡族 (Kha) 或苗族 (Miao) 的一些部落民族之間，長成高個子，美

麗的膚色，而長頭顱的人，可以印度尼西亞或蒙古蔑族，與來自東京岩洞的大種族的混血種爲代表。這些東京極東部的科羅麥格儂人，或許就是二萬年前殖民於法國，和意大利沿河的古代藝術化種族的支派。依我的意見，這些高大的東京科羅麥格儂人，不能代表最初期的後印度居民，但是可以當做從西北遷來的移民。暹北不少岩洞的有系統的發掘，無疑地足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些科羅麥格儂移民住所的問題。

費列茲·沙拉辛教授 (Professor Fritz-Sarasin) 在他那篇關於暹羅岩洞古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論文，就提供過說，由他所發見的石器而論，這些古石器時代人，乃是屬於一種原始的密拉內西亞種族 (Proto-Melanesians)。我願意提出這些原始的密拉內西亞人，業經孟稅發現過，而這些可以他所發見的類似巴布亞人的頭顱爲代表。

結論，我把我的意見斗膽地說出，即暹羅和後印度最初期的居民，乃是矮人，這些即是現時馬來亞叢林中石芒人的直系祖宗。而且，這些古代的矮人殆曾爲後來體格較大的種族的祖宗，這與現在流行的理論相一致，這個理論第一項發軔於威廉·史密德神父 (Father Wilhelm Schmidt) 的大作矮族在人類發展史中的地位 (Die Stellung der Pygmäen Völker in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en) 一文中。

今日的暹羅，代表許多的種族，無數的人民和方言的融化鍋子，最少外觀是這樣。而現在這些已漸趨統一了，操同樣的語言，穿着同樣的國民服飾，懷抱同樣的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的

理想。這種趨勢會破壞掉民族學上和民族誌上的許多特徵，關於目前暹羅人民所包含着的所有各個種族羣的徹底詳細的研究，在科學方面，這種工作是異常需要的。

這種研究工作，現在就應該繼續做下去，同時誠意地盼望暹羅開明的政府，能夠及早起來對於這種工作盡力加以協助，和使到工作進行順利。

〔本文爲薛登化登少校(Major Erik Seidenfaden)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，在倫敦大學學會所舉行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宣讀之論文，并經選錄揭載於該會的報告，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會議 (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Anthropologiques et Ethnologiques) 頁一三五，全文則發表於亞洲評論 (The Asiatic Review)，一九三四年，十月份，頁六九五——六九七。又見暹羅學報，卷二十八，第一輯，一九三五年，七月，頁一五——一八。譯文曾載新加坡南洋學報第二卷，第二輯，民國三十年六月。〕

二 暹羅境內的泰族

Major Erik Seidenfaden 著
何友民 譯

暹羅國的民族，除了主要的泰族外，其他的民族亦有十多種，這些民族散佈於全國各地，數目不多，有一些乃是半開化的山居民族，和外界的接觸很少，本文即係將暹羅各民族的種族系統和分佈情形，略為敘述。

暹羅最初的土著民族，現在已很少人知道，這只有留待考古家的研究，在暹羅的北部和南部曾掘出磨光的石器（中部平原尚未有發現），不過欲確定這些石器的年代，實屬不易，這也許比較那些在歐洲和西亞所發現的，年代更近，數年前素叻府的萬那地方曾發現一些石器，這是達魯亞錫鑛公司在深入地下十二公尺的地方掘出的，內中比較完整的是二個巨大的杵杵，三個磨光的石斧頭，一個已成形并且經過精細劈削的未磨光斧頭，這最後兩個也許還未做完成的。

現在的暹羅境內還沒有發現過粗製的石器，這因為一向沒有進行有系統的考古工作，地下也許蘊藏着很多，只待發現，尤其在暹羅的西部和北部的石灰山岩裏，也許有很多待我們的發掘，暹羅的東部和南部，曾發現原始的石上繪畫，但是欲斷定這是屬於那一種族的，未免言之過早。

暹羅原始也許是尼革利陀種 (Negritos) 的住所，這一族的代表到現在仍存在的乃是黑矮的塞茫人 (Semangs) 頤按：或譯作石芒人，住居於北大年和普吉二府，這種假定已有事實可以證明。原來尼革利陀族在最近仍住居於北至猜耶的地方，而那些原始叢林中的居民，即住居於尖竹汶府和巴真府偏僻區域的沖族 (Chavng)，也有尼革利陀種的血統。在上東京區的一個山穴中，最近且曾發現尼革利陀人的頭顱骨。但是上面所說的石器，并不是屬於尼革利陀人的，這因為他們僅生存於「木器時代」，還沒有達到初期的石器時代。所以這些石器也許是另一種族所有，即馬來人和澳斯特洛尼西亞 (Australonesians) 人的前輩印度尼西亞人 (Indonesian) 所有的。

爲要明白暹羅現代居民的構成起見，我們應該討論這幾千年來東亞和南亞的種族上大移動情形，這種移動的方向乃係東進和南進，甚至在今日也可見到這種趨勢的遺跡。

緬甸人、暹人和安南人的後期移動，乃係由北而南，現在那些蒙古蔑系 (Mon-Khmer) 的蒙人，柬埔寨人和法屬越南的所謂卡人 (Ka) 和摩伊人 (Moi)，最先乃由印度移來的。這種學說已有語言學上和人類學上的證據把它證明，這即是說，印度北部現在的山民，和蒙古蔑族乃係屬於同一種族的。

這種移動或者可以叫做移民潮，進行當然是遲緩和逐漸的，這是沿着河的流域最易走的路線，沿途的障礙也少，不過這些移民有時因環境關係，不得不越過難越的山嶺。

那些向東或向南移動的第一批移民，和最後離開祖國的一批，中間相隔也許有幾千年之久，因此這些移民的語言和習慣，發展各有不同，這先後兩批移民，到了再度相會的時候，已不能互相了解，驟看起來，他們似乎是毫無關係的。幸得在這幾次的大移民，沿着主要遷移路線，留下了不少的支道，所以各種族或部落所走的主要路線，仍有一些痕跡可尋。

從語言學上的根據，可以決定這種主要的移民潮，先後共有四次，最先兩次即澳斯特洛尼西亞系民族和蒙古蔑系民族的移民，也許是由西方的中心點（即印度）出發，後來兩次即西藏緬甸系民族和泰族的移民，乃係由北方兩個不同的中心點出發，上面所用的名稱，應該認為乃是語言集團的名稱，并不一定是種族的名稱，屬於這些集團的民族現在所用的語言，從前也許是用另一種語言，這因為他們的語言乃從另一種移民或征服民族而來的。

除了上面所說的四次移民潮外，現在已可再加上兩次，但是這對暹羅目下人口的構成究竟有了什麼影響，現在還不能夠知道，最近上東京區所發現的頭顱骨和一部份骨骼，似乎是屬於兩種不同的種族。內中一種和法國南部的克羅馬昂人（Cro-Magnon 頤按：即通常譯稱為科羅麥格儂人），即長頭種有密切的血統關係；另一種是和新畿內亞的巴布亞人（Papuans）有親族關係。這樣可見在洪積期時代，這兩種民族似乎是同存在於上東京區，內中至少有一種是長頭顱種，這一種族也許曾住居於暹羅北部，因此北部山間的洞穴裏，如果作有系統的探索，必有一天可以證明那些地力過去曾有光榮民族住過的。

在法屬越南那些所謂卡族的中間，可以遇到不少是長頭形的，這和婆羅洲的達押克人(Dayak)頗按：又有譯爲大雅克人者)和蘇門答臘的巴搭人(Batak)，也有親族關係。上面所說的第二次移民潮乃是澳斯特洛尼西亞種族的移動，其起源和行程，現在很少人知道，這也許是受第二次蒙古蔑種族的移民潮所壓迫。他們南進後即住居於東印度羣島的各島中，留在大陸海灣的只是一些剩餘部份。

第二次的移民潮即是蒙古蔑種族的移動，如上面所述，他們是從印度的北部來的，他們也許是被阿利安人所驅逐，印度柏哈的佐蒂那浦(Cholia Nagpur)的曼達語(Munda)，即是北印度至東京區海濱間語言系統最西端的語言。

第三次移民潮乃是西藏緬甸系民族的移動，他們也許是從西藏高原的東部南下的。

第四次即最後一次的移民潮，乃是泰族的移動，這是近代的事。泰族乃住居華南，到了今日華南仍有數百萬說泰語的人民。關於泰族的起源，一經探討之後，已證明他們最初乃由西部，即亞洲中部和西南某中心地移來，他們在數千年前，遠在佛教和基督教紀元之前，即保有中國中部，北面且達到黃河。

遠在公曆七世紀初葉，蒙人曾統治大部份渭南平原，吉蔑人則佔據現在的暹羅東部。在蒙人之前，另有一種民族，即也是蒙古蔑系的羅斛族(Lava)，曾佔據這些地方，在第七世紀中，泰族在雲南建立南詔帝國，到了十三世紀，這帝國即被忽必烈的軍隊所滅亡。